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新紀元

第二回 見機而作任相辭官 無可為謀匈王告急

卻說這位豪傑，原來是解州安邑縣人氏，姓黃名之盛，表字夢軒，是本州實業學堂裡化學教習黃運開的兒子。自幼深受家庭教育，於格致理化之學，都有心得。到了□五歲上，已在本州普通中學堂卒業，由普通中學入本省高等學堂，專修理科。其年因解州地方疫症傳染，黃運開夫婦雙亡，以故黃之盛學業未成，即便回家守孝，直到了□七歲上，方才依舊入理科學堂肄業。後來在理科學堂卒業之後，又在天文農務水師陸師萬國語言等專門學堂，一一就學。因他生得資質異常聰慧，所以卒業時都得了超等的文憑。到了二□四歲上，已學成滿腹經綸，渾身才幹。當時就有出使美日秘大臣，奏調他充作隨員。這位欽差任滿之後，又經出使英國大臣，奏調他充作頭等翻譯。未幾，又奏准將他升作參贊。所以，黃之盛於歐美兩洲，遊歷殆遍，深悉外交事宜。迨返國之後，又歷任海軍游擊、海軍副將直至海軍提督，時常統領戰艦，在印度洋一帶巡查。這一年上，因為海部大臣出缺，特旨簡為海部大臣；其時中國的政黨，分作兩派，一是溫和黨，一是急激黨。黃之盛本來是急激黨中人，既任了海部大臣，本待要把海軍好好的整頓一番，誰知不滿半年，溫和黨首領內部大臣任其艱，得了權勢，舉為首相。

黃之盛見黨勢已孤，料想此後在海部衙門，不能自由擺佈，便決意上表辭職。接連辭了三四次，方得了允准的諭旨，飄然回里。自此就把平日積蓄起來的俸銀，在蒲州地方，開個日報館。

有餘的錢，便在本州中條山腳下，買了一所小小的山莊。蒔花養魚，作為棲息之地。然而雖有了這所山莊，自己還是在報館裡的日子多。

這蒲州地方的西面就是黃河，過了黃河，是潼關華州一帶。

走陝西省城的大道，東邊芮城虞鄉的鐵路，也建設多年。南走河洛，北走太原，都是由同蒲鐵路直接，所以這蒲州地方上鐵軌縱橫，竟是北數省交通的要道。往來的官商和那文人學士，很是不少。報館裡所出的報紙，每日總要行銷數萬張。因為報紙上的論說，雖離不了急激黨的宗旨，然持論極其正大，所以這報紙，不但北數省的人喜歡閱看，就是南邊長江流域一帶，也處處暢銷。只為這報紙於政界上極有勢力，所以急激黨中的人，都把黃之盛當做泰山北斗般看待。就不是急激黨中人，也都說黃之盛是當世的祥麟鳳凰，仰慕得不可名狀。

這日內閣的電音，傳到解州，齊巧黃之盛正在山莊閒居，得了這個消息，便立刻命筆撰了一篇論說，大旨說是中國宜認匈耶律同種，倘然他受了白種人的欺凌，宜加以實力保護，否則不惟傷了匈耶律全國的感情，就是其餘的黃種諸國，也要從此解體了。當時把這論說稿子，交與一個得力的僕人，趁了火車，不消三點鐘工夫，送到蒲州報館裡。第二日就在報紙上登了出來。這日的報紙行銷出去，不想竟哄動全國，都說黃之盛的說話，果然先得我心。這篇論說，真可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見。

那些接了地方官的照會打點進京的議員，聽了這番輿論，胸中就有了把握。過了幾日，大家都到了京中，內閣衙門的司員曉得了，連忙奏知大皇帝。即於翌日開了議院，到了開議院的時候，眾議員先期早到。等到大皇帝和宰相一齊蒞院，宰相任其艱，把開議的緣由重述了一遍，問眾議員，還是附和匈耶律王所請許出力保護的，還是拒絕他的？眾議員因為有黃之盛的論說橫亘於胸，一時主張保護的，遂居其多數。任其艱的意思頗不調然，當即向眾議員辯駁說：「匈國離中國足有五萬餘里，那匈王雖算是黃種，然通國人民，共有□餘種之多，如中國要保護他，非惟鞭長莫及，且亦不犯著去保護那些異種的人。況且據匈國現在情形而論，非犧牲數□萬人性命糜費數百兆金錢，也保護不來。試思匈國有什麼利益與我們中國，中國又何必把他人千萬斤擔子，代他擔在肩上呢？」道猶未了，眾議員中有個長沙人名叫揚國威的，上前說道：「相爺的說話，固是不差。但此番不能保護匈耶律，只恐匈耶律屈伏於白種諸國之後，那美澳兩洲華工後裔所立的兩共和國，與南洋群島的諸黃種國，聞知此事，都一齊解體，此後我們中國在亞東，成了個孤立之勢，不論是那一個白種國皆得而魚肉，不知相爺又將若之何？」揚國威言畢，又有一個廣州人，名叫華日興的，說道：

「據愚見而論，匈耶律國是不得不保護的，但為了這事，就要我中國強行出頭，與白種諸國開釁，卻也不必。目下似應用和平的政策，一面電覆匈王，許為保護，一面電知駐於各國的使臣，向各國君主總統之前，解說一番。只說中國所以令同種諸國用黃帝紀年，也不過取其便於記憶，與用耶穌紀年同一用意，並無絲毫仇視白人的心。勸諸國照舊看待匈國，幸勿與之為難。倘諸國能聽我使臣所勸，保全了太平之局，那就不必慮及其餘。若諸國執意不聽，定要與匈國開釁，那就曲在諸國，我們中國縱然要費些錢糧兵馬，也就說不得了。」任其艱聽罷，向一眾議員問道：「諸公以為何如？」眾議員都一疊連聲說道：「華君的計議甚為周妥，我們願表同情。」任其艱舉目一看，見贊成此議的議員倒有三分之二，心中頗為不悅。不得已只得於散會之後，把此次議案，入宮奏知大皇帝。大皇帝不便拂逆群情，當即批准保護匈國。倘白種諸國，為此與我國開釁，也說不得。

當日大皇帝批准這議案之後，就飭知外務部，由外務部大臣，先行電覆匈王，許其所請，隨後又發電與駐在各國的使臣，命他各人前去覲見所駐國的君主或總統，把中國這番用黃帝紀年之意，解說一番。請其勿與匈國為難。

任其艱見各處的電報上訖，思量這番議員主張保護匈耶律的政策，都是黃之盛一篇論說鼓動出來的，看來黃之盛不久又要大用了。我此時還不見機而作，更待何時？於是到了次日，就上了個乞退的表章，要求大皇帝批准。大皇帝見了，甚是駭然。忙降下溫詔，竭力挽留。任其艱又再三辭職，說自己年已衰朽，實不勝樞務之勞，願早日歸田，免議隕越。大皇帝見他去志已決，只得於次日邀他入宮賜宴，替他送行。又命滿朝的官員為他餞行。不想任其艱正在奉旨與眾朝臣連日歡宴之際，忽然匈耶律國又有電音到來，說各國的駐使，因匈政府不允保護白人的性命財產，已下了哀的美敦書，打點下旗回國了。同日外務部又接到駐在各國的使臣覆電，大概說是各君主統俱不從所勸，有的推說這是他自己與匈國的交涉，於中國無關；有的竟說是中國要越五六萬里之重洋，來保護匈國，明係自恃強權，把白人不看在眼裡，還要掩耳盜鈴，假意來解勸些什麼。惟有駐獨弗兩國的使臣覆電，都說勸無可勸，中國宜極早預備。

大皇帝看見各處所來的電音，慌忙親臨幸任其艱的私第，請他畫策。任其艱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，這些事都是臣早經料及的。現在臣歸心如箭，不暇籌及其他。倘不幸中國與白人開了戰端，那總統水陸兵馬的大元帥，臣敢保舉一人。」大皇帝連忙問道：「先生保舉的是誰？」任其艱道：「就是前任海部大臣黃之盛。」大皇帝聽說，極意嘉納。這日回到宮中，就傳出諭旨特簡戶部大臣金作礪任為首相。一面又把兵部大臣與海部大臣召入宮中，教把戰時的預備，暗地裡先為佈置，免得臨時措手不及。

不說中國大皇帝小心處置這事，且說匈耶律國王自從各國駐使下了哀的美敦書之後，匈王持有中國保護，仍舊不允保護白人性命財產之要求。各駐使見待至二□四點鐘之後，匈政府不肯降心相從，沒奈何，只得一律下了國旗，遄回本國。匈王一面發電告知中國大皇帝，一面部署兵士，所有與惡國接界的積黎夫河要口暨東方坎爾把揚山上各炮台，俱添了幾萬軍士嚴密防守。又把全國的軍艦□餘艘，都調集阿德利亞基克海沿岸一帶，以防各國由此地進兵。——都署已畢，只靜待中國大皇帝示以方略，便當拿定了鐵血主義與各種拚個死活。但是國中黃白兩種的百姓，仍舊要不時互相攻擊，只得一面出示解勸，一面派兵彈壓。那白種百姓有不願隸屬匈國，攜了家屬逃往他國去的，也不去追究。此時白種諸國，見己國使臣竟不能迫令匈王立約，已經下了旗轉來，倒也要同商議個辦法，不能就此罷手。於是仍由獨弗兩國發電與前番在萬國平和會與議各國，大旨說是匈事已經決裂，勢不能不動干戈。我同種諸邦，如果踐行前次會議的條約，當於兩禮拜內一同派出兵隊，前抵匈境，向匈王問罪。且須公舉一諳練兵事的大員，以為統帥，俾號令歸於此一人之手，以免僨事。我同種諸邦幸勿觀望，云云。這道電報一經分佈開去，果然就有三□餘國依言派出軍艦，如期出境，相約到了阿德利亞基克海取齊。然後再公舉統帥，內中只有羅獨亞吃四大國，以及色爾為貝加立等數小國，都是由陸路

調兵，直搗匈境。此外如美洲密黑制必等國，因為國內僑寓的華人，得了這個消息，不肯擔承軍事上的義務，反與白人大起衝突，政府派出官兵去彈壓，便與官兵對敵，以至各國自顧不遑，一時調不出兵來。就是澳洲各國屬地上的情形，也是如此。

這且按下不題，且說匈王於獨弗兩國發電徵兵之後，也趕忙發出一電到中國，請中國大皇帝速即發兵往援。大皇帝立刻與首相金作礪計議，電召前任海部大臣黃之盛入京，要拜他為總統水陸諸軍兵馬大元帥，與他商議起兵往救匈耶律這事。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鬼泣神愁開殺運，雷轟電掣顯神通。

欲知黃之盛接了電旨之後，果肯入京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